

## 以溫暖的目光看待世界

——遲子建訪談

採訪及整理：林雪嬌

遲老師的童年時代是在黑龍江河畔渡過，她當年就讀的大興安嶺師範學校位處清幽，放眼遠望，盡是崇山峻嶺，面向則是一望無際的原野，在這個與大自然異常接近的地方，提供了一個清靜舒適的寫作環境供遲老師思考，每天閱讀大量中外名著，無間斷地寫日記，為的就是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表達出來。北國風光如畫，雪花飄零、落日晚霞，均成了遲老師筆下經常出現的物象，歲月倥傯，遲老師的寫作興趣就是從中漸漸培養出來的。

遲老師的家鄉遠在中國北端，在她的作品中，每每可見以東北小鎮作背景，黑土地的人與事，也往往成為小說的主題。當問及對孕育她成長的家鄉有何感受時，她不禁莞爾，表示自己確實非常熱愛家鄉的一草一木，寫作也離不開黑土地，由於在東北土生土長，所以故鄉的自然風貌，甚至飛鳥走獸，她都能如數家珍。遲老師笑指，儘管未必所有小說的也取材自黑土地，但毫無疑問，故鄉的確是自己文學生命的泉源，所有的情懷也來自天地之間，山水培育了她的心性，是她寫作的最大動力，故鄉，可謂成就了她的文學生命。

### 細察的動力

遲老師每年也有新作發表，緣何寫作多年靈感依然不絕？她的靈感往往是從日常生活中的細微觀察而來，對萬事萬物的好奇

心是十分重要的，只要時刻對身邊的人與事保持興趣，創作的靈感便會自然而來。遲老師指出，不要因自己有了小成，就變得傲慢自矜，放慢腳步。因為人類生於這浩瀚蒼茫的宇宙，只稱得上是滄海之一粟，微不足道，若期望進步，就必須先明白自己永無可能十全十美，只有處於清醒的狀態以及經常自我警惕，方可繼續向前邁步。她認為，很多作家經常東奔西跑，穿梭各地，美其名為之曰：「體驗生活，找尋靈感」，但實際上是毫無必要的。即使身處封閉的密室中，倘若保持心境開闊，對外界求真的態度，也能看到高山，大海，不必走遍世界尋求，即是雖「身處斗室」，但仍然「心在千山外」，她相信，做到這一點，靈感便會垂手可得。

創作經年，遲老師在芸芸作品中有沒有情有獨鍾的？原來，《清水洗塵》、《逝川》等是遲老師在短篇中的首選，中篇則有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至於長篇又以《偽滿州國》、《額爾古納河右岸》為遲老師份外鍾愛的，因為這些作品皆最能表現到遲老師當時想表達的感情，也是她再次回味時感到缺失、遺憾較少的。

中短篇的寫作更能鍛鍊一個小說家的筆力，她以跳舞為喻，中短篇的寫作好比在一張狹小的桌子上跳舞，而長篇小說則是在寬廣的舞台上翩翩起舞。如果在偌大的舞台上跳舞，舞者偶有閃失也沒有關係，但小桌子就不容許這樣，假如跳得不好，稍一不慎，舞者就會狠狠地從桌子上摔下來。長篇與中短篇創作的分別也正正在此，前者可以讓作家洋洋灑灑數萬言，但後者則局限作家在一個有限的空間內發揮，要把所有理念都濃縮在短小篇幅中，言簡意賅，惜墨如金，方可創作出優秀的中短篇小說。正正因為中短篇小說如此考驗作家的筆力，遲老師在寫作長篇小說時，也絕不會顧此失彼，忽略短篇故事的創作。

## 亡者的失落紀事

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是遲老師的名篇，亦堪稱她的自剖之作。造化弄人，丈夫因車禍逝世，令遲老師本來美滿幸福的婚姻生活瞬間破裂。在飽受失去摯愛的打擊下，遲老師執筆寫下《世界上所有的夜晚》，小說中女主角的命運與現實中遲老師的遭遇是她的真實寫照。女主角痛失丈夫——魔術師後，孤身遠行。列車中途停靠在一個盛產煤炭和寡婦的小鎮烏塘，她從中目睹了無處不在的苦難、不公和死亡。遲老師坦言，丈夫倏地身亡，就有如魔術師所施下的小法術，把自己從這個世界變走，曾經令她有一種被遺棄的委屈，但良久後，她明白到自身實在太渺小，失去親人並不是最值得呼天搶地的，相比起其他飽受天災人禍摧殘的人們，他們的命運更為可悲。這樣的比較下，就會發現自己的痛只是微小的，也不應該過份著眼於自己的不幸，因為每個人的生命中，總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不幸，在如意的日子時，人們可能會對別人的痛執視無睹，但倘若遭逢巨變，她就會切身地關注，以及體會到他人所承受的痛苦。這也是身為作家，最應該擁有的悲憫情懷。在經歷這段痛不欲生的日子後，遲老師感受到，在歲月洪流中，沒有一種生物可以永垂不朽，萬古長青，惟有學會接受人世間一切無常變幻，活得莊重而有尊嚴、善待自己，才不枉此生。

遲老師曾言：「復活『美』在文學裡的力量，才是文學真正壯麗的日出。」此話看似玄理，實則非也。對遲老師而言，「美」非常容易達到，也沒有固定的標準，就是簡單、質樸、自然的文字，她認為，以鉛華來粉飾作品，並非真正的「美」，過份堆砌、雕琢文字，也會令人有虛偽造作之感，只有感情真摯、文筆清雅的作品，才能打動人心。此番論調，筆者大感認同，閱過許多時下流行讀物，確有不少流於賣弄文筆，失卻真情實感，令人不禁掩卷皺眉。試問這樣的作品，如何能長踞讀者心中？惟有真情流露並鑄鑄作者感情的，方為不朽佳作。

筆者非常好奇，在國內「爬格子」，會否有一些特別敏感的政治題材需要顧忌？在寫作上的自由度究竟大不大？談及創作自由度時，遲老師很堅定地給予否定的答案，她認為國內的出版市場，並非如大家想像般充滿限制。她的日常創作當中，也沒有刻意要迴避某些議題，一切都是隨心所欲，任其發揮。遲老師深覺寫作是藝術上的表達形式，並非思想上的。只有覺得藝術形式不自由，才會令自己身陷牢籠，諸多制肘。反之，對自己賦予藝術上大一點的自由，才會獲得更大的解放。如果作家覺得不自由，只在於他在自己的寫作範疇上受到了極限的挑戰。

**後記：**初見遲子建老師，總有一種有點難以接近的感覺，不知是否因為老師來自遙遠的北國，身上也沾染著雪霜的味道。但在訪問期間，那種高不可攀的感覺在頃刻間消除，遲老師平易近人，她的可親、爽快就最教筆者難忘。在此期盼遲老師的下一本新作，並衷心希望，能有更多香港學生，能對這位從漠河來的女作家，有更深入的認識和了解。